

从“访谈”到“访谈+”

——以《方锦龙谈民乐》为例看人物访谈节目的叙事创新

徐晓丽

摘要：近年来，在多元媒体发展趋势中，受脱口秀、“慢综艺”等新型综艺节目的冲击，人物访谈节目也在不断创新。在人物访谈的基础上，叠加不同的节目形式或访谈模式，笔者将这种创新称为“访谈+”。在笔者策划制作的节目《方锦龙谈民乐》中，对视听叙事进行了“访谈+”式的创新。笔者希望就叙事场景、叙事主体、叙事模式和视听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提供一些经验，并且让作者思考如何在人物访谈类节目的实践中践行“访谈+”创新。

关键词：人物访谈节目 “访谈+” 叙事创新

人物访谈节目从来都是电视荧屏中不可或缺的节目类型之一。从本世纪初的《实话实说》《鲁豫有约》等阳春白雪式的严肃访谈，到《康熙来了》等港台“麻辣地道”味儿的综艺娱乐访谈，传统媒体时代可谓室内演播厅人物访谈节目的“黄金年代”。近年来，在多元媒体发展趋势中，在脱口秀、“慢综艺”等新型综艺节目的冲

击下,人物访谈节目也在不断创新,或者在节目话题和情绪爆点上“大做文章”,或者在访谈模式和节目形式上寻求突破。笔者认为,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可以归于叙事上的变革,都是从过去低成本、单一的访谈叙事,即室内演播厅、主持人与访谈对象、设置话题议程,转变为如今的“访谈+”叙事,例如,叠加情境任务,与“真人秀”等节目形式融合等。《方锦龙谈民乐》就是笔者在人物“访谈+”上的一次创新尝试,希望能提供一些有效的反思与经验,以供商榷。

《追梦人之无界人生》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人物访谈节目,通过访谈走进“追梦人”的内心,旨在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启迪更多人,传递正向价值。其中的第4期节目《方锦龙谈民乐》走进国乐艺术家、民乐收藏家方锦龙的追梦人生,既传递出积极追梦的价值观,更展现出其“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观。如何创新艺术人物访谈的叙事形式和内容?如何避免陷入程式化、套路化的叙事模式?笔者将主要探讨这两个问题。

所谓故事,是选择对一件事或者一系列事件的富有趣味的讲述。这一系列事件具有一个意义体系,能够激发情感,传递具象的世界观。^①人物访谈节目在讲述人物故事时,将该人物的一系列事件串成有意义、有价值的故事,从而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传递价值观念。讲故事便离不开叙事手法,电影通用的叙事规律涉及人物、情节、情境及场景等,笔者认为,在访谈节目中可以借鉴运用。

一、多样化叙事场景

不同于以往只在室内演播厅进行的人物访谈节目,这期节目设置了更多样的场景,以期走进访谈对象的日常深处,尽可能给受访者以舒适、自然的体验,自然地牵引出受访者的倾诉欲和表演欲,从而丰富人物侧面,拓展人物的纵深。

(一) 现实场景

现实场景部分选择在方锦龙的家、国乐传习馆等地点,便于深入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从主持人与嘉宾走进“曲径通幽”的院落,到三人围坐吃饭闲聊,从走进国乐传习馆,再到三人在练琴的露天小院现场学艺。这些场景无一不是方锦龙的熟悉之地,更是其人物侧面的映射之处。

现实场景中的访谈不是完全由主持人主导内容,而是因地、因时抛出一些话题引起讨论。从而自然地引出方锦龙的表达与表演。比如,在餐桌闲谈时,主持人谈起方锦龙所擅长的乐器之多,方锦龙就地拿起一个牙签盒吹奏,又以“脸皮”为乐器现场表演。环节衔接无雕饰痕迹,且呈现出方锦龙将民乐融入生活的艺术观念。在露天小院的现场学艺场景中,二人的配合消解了高高在上的艺术门槛,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探索欲。看似没有任何任务,实则是将访谈、授艺、表演、讲解等任务恰如其分地融入现实场景当中,带动观众沉浸式体验方锦龙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感悟。

(二) 影像场景

过去,受限于单一场景,传统访谈节目往往大篇幅地使用影像材料。然而,比重太大难免喧宾夺主。这期节目并没有完全回避影像材料的使用,而是以精心选取的影视片段或照片来展现人物经历。且在节目最后方锦龙弹唱自作曲时,将其成长经历以短片形式展现,从而提高影像场景的使用效率及效能。

二、多元化叙事主体

(一) 主持人身份转变

传统人物访谈节目主要是主持人与受访对象之间的人际互动与沟通,间或加入观众的提问互动。这个过程主要依靠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与亲和品质来消融受访对象的隔阂,从而触及受访者的深层意识。^②传统访谈节目对主持人的提问技巧和沟通艺术要求较高,容易陷入固定式的问答,难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同时,主持人的单一身份也容易引发访谈对象的防御心理,导致折戟而返。

在《方锦龙谈民乐》中,主持人不再只是提问者,同时也是陪伴者、观察者和参与者。主持人有“追梦大师”和“追梦助力官”两人,两人的年龄差距、风格和任务差异为访谈拓展出更多的空间。例如,在方锦龙带二人参观国乐传习馆那一段,既有“追梦大使”蒋昌建的拓展发问,将话题引入观众熟知的诗句“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有“追梦助力官”池长庚的逗趣配合,二人仿佛参观博物馆的普通观众,这大大拓宽了方锦龙的话题和表演内容,同时也给观众更加深切的代入感和沉浸式的体验感。

（二）多元叙事主体

在《方锦龙谈民乐》节目中，引入方锦龙的老友、儿子、粉丝三个人物，且以三人的闲谈、评价引出方锦龙的出场。三人既是不同身份，又与方锦龙有不同的关系。三个人物的加入分别从人生经历、艺术传承、艺术影响这三个方面拓展了方锦龙的形象，且没有安排他们同场对话，这种刻意设置的“隔阂”增加了主要人物方锦龙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三、多向度叙事文本

所谓的“访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更像是“累积理论”中的量变引起质变。通过使用纵向、横向交织的叙事文本，拓展出“舒适区”和“争议区”的话题空间，从而多扩展人物访谈节目的文本向度。

（一）纵向梳理人生故事

从纵向看，节目从他人之口谈起方锦龙，到主持人寻访方锦龙，深入方锦龙的生活，然后回到演播厅进行访谈，最后以“每位嘉宾留下一句人生感悟”的固定环节作结。从侧面视角到主体视角，从表层生活到深层心灵，从现场表演到艺术观念，文本嵌套层层深入。由繁到简，由浅入深。这既符合人们认知的普遍规律，又如同“剥洋葱”一般逐层深入，触及人物核心。

在本期节目中，从方锦龙拿起生活用品吹奏乐曲，到他在传习馆中熟练拨弄琵琶，再到演播厅内的“轮指功夫”展现，技艺的难度在递增，艺术家的专业性在不断提高。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杂到精的过程，同时也完成了由快乐的乐器玩家到专业的民乐演奏家的递进式转变。在观众跟随主持人亲历这个过程之后，结尾得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感悟，则水到渠成。

笔者认为，访谈节目中的文本不应是单调的叠加或持续不断的情感冲击，而需顺应思维的规律进行建构，从而呈现给观众一个有过程、有意思、有意义的人物故事。从而使观众顺理成章地感知人物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二）横向补充民乐知识

人物访谈节目固然不是文化科普类综艺，进行非正式的专业知识教育并非其任务。如果谈方锦龙时避开国乐知识，难免失色不少。但专业知识往往是扁平而枯燥的，难以触动观众的感官体

验和情感共鸣。在本节目中，笔者尝试将方锦龙的人生经历与民乐知识、艺术体验和人生感悟立体地交融在一起，在以人系事的同时，做到以人传艺。

例如，在传习馆一段中，从《琵琶行》谈到琵琶中的“拨子”，现场的一段演奏令观众穿越到白居易所见琵琶女的秋夜演奏中。方锦龙信手拈来，将《琵琶行》中拟声、拟态的句子视听化，文艺功底之深厚、技艺之娴熟，熔于一炉。

（三）从“舒适区”到“争议区”

传统人物访谈曾被诟病“作秀”。近日也有真人秀类访谈节目被指是为明星特制的“洗白节目”。人物访谈如果一直围绕人物的正面话题、突出亮点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始终在“舒适区”里打转，也难怪观众批评节目“作秀”。当然，访谈节目也不可能全程刁难受访对象，只求话题热度而罔顾现实。只有既正面展现，又不回避争议点，才能为观众展现出一个更加全面和真实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走进受访对象熟悉的场景，以轻松自然的方式进行访谈是为了降低受访对象的防御心理，鼓励他在“舒适区”内尽情表达，那么在室内演播厅采访阶段，则是将受访对象置于众人凝视的目光之下，踏出可以自洽的“舒适区”，而来到一个公共评价的场域之中。《方锦龙谈民乐》节目中，就提出“哗众取宠”和“杂而不专”两个典型的争议点。方锦龙对此也给出得力的回应。针对前者，他说自己“不甘于寂寞”，更不希望国乐寂寂无闻，“哗众”不是为了取宠，而是为了传播，让国乐真正做到与民同乐。针对后者，则用轮指技术自证专业水平。

笔者认为，一味地回避争议话题其实有损访谈人物的人性弧光。正面回应反而能给访谈对象更宽阔和深远的叙事空间，从而拓展其人物叙事中的文本向度。方锦龙的回应恰是其“民乐就是与民同乐”的艺术观念的变奏，同时还提供其与业界专业声音对话的空间。

四、多模态视听手段

视听节目通过运用多模态话语，也就是图像模态、文字模态以及声音模态，调动了观众的视觉、听觉两大主要感知通道，从而使观众对意义的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③

（一）图像模态

《方锦龙谈民乐》在常规叙事框架中设置小情景、拍摄短视频。例如，方锦龙与“追梦大使”蒋昌建合奏《沧海一声笑》、配乐朗诵《相见欢》等。再比如，用琵琶弹奏不同年代的影视歌曲、表现不同地区音乐的韵味等。这类时长在3分钟以内、情节完整且具有话题性的短视频，既是环节中的亮点，又为节目的传播提供更多素材，方便节目在多个平台进行多链条传播。

在长节目中设置短小精致的短视频环节，暗含新媒体思维，且符合当下流媒体平台的传播规律，从而为节目片段在短视频平台进行次级传播提供更多可能性。

（二）声音模态

声音模态包括同期声、画外音、音乐、音效等。本期节目中，考虑到民乐大师的音乐风采，笔者在音乐上以民乐乐曲、自然音为主，在介绍人物和地点时均未选择冷硬的画外音进行解说，而是代之以简洁的文字。音乐构成和谐的背景，简洁的文字减轻视觉压力。这是为了给观众以优美、流畅的视听享受。

五、策略小议

从“访谈”到“访谈+”，近年很多人物访谈节目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这种创新尝试。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之作，也有的是“画虎类犬”。究其根本，笔者认为以何种创作心态给叙事做加法是其中关键。

（一）从仰视到平视，看见访谈对象的更多侧面

在策划制作节目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仰视的视角中去。在叙事呈现中，访谈对象越来越高在上、完美无瑕，但同时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其复杂性和立体性。因此，转变创作理念，以平视的视角去看待访谈对象尤为重要。

平视视角原本是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与人们的日常视觉习惯一致的摄影方式。笔者在此处的挪用是为了说明一种逼近真实、不虚饰、不浮夸、不变形、不杂糅过多主观色彩的叙事态度。正是以这种叙事态度去讲述人物故事，才能避免被访谈和受访中的某一方“牵着鼻子走”，才能避免陷入高高在上、凌驾一切

的狂妄心态，才能避免访谈节目陷入“作秀”的泥淖。

笔者认为平视视角可以应用于人物访谈节目的各个环节，内容取材、叙事方式、叙事腔调、叙事视角等。在这个过程中，创作团队可以挖掘出访谈对象的更多侧面，也可以将人物的各个侧面以“散点透视”的形式一一展现，从而有别于传统访谈节目中对一个特质进行聚焦凝视式的呈现。

（二）“因人造境”，避免套路化、泛娱乐化

继人物访谈+真人秀的《奇遇人生》、人物访谈+脱口秀的《吐槽大会》、人物访谈+慢综艺的《向往的生活》火爆之后，类似的节目形式层出不穷。一味模仿，难免泥沙俱下。同类型节目的套路化、泛滥化容易使观众陷入审美疲劳。高度同质化的节目类型、对访谈对象某个特质的过度消费、套路化制作访谈流程，这些都是扼杀人物主体特色和个性以及观众审美兴趣的因素。

笔者认为，依据访谈对象的人物特色、人生经历，“量体裁衣”设置叙事场景、主体、文本、技术等，充分挖掘人物品质、感悟、经历和特色，避免过分透支对象身上某一个特色——陷入套路化、程式化的呈现，是“旧人出新意”，“新人出奇效”的有力保证。人物访谈的加法不能是节目形式的简单相加，也不能是多元素的无脑叠加，既要看到访谈对象在身份类型、所属领域的共性，同时更要看到访谈对象在专业领域、人生经历中珍贵的个性色彩，因人造境、因事设境，才能常有新意，常出佳作。

参考文献：

- ① 罗伯特·麦基，周铁东译《故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 ② 王黎明《综艺访谈类节目主持人如何打动观众——以〈非常静距离〉为例》，《传媒》，2014年第23期，第49-50页。
- ③ 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82-86页。DOI: 10.16263/j.cnki.23-1071/h.2007.05.034.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战发中心）